



前庄记忆

——当年抗日政府的前哨、八路军武工队的主战场

□ 梁大智

一条水泥公路从河底村蜿蜒而上，路虽然崎岖，但路边有护栏。几个来回弯道后，在一处平阔处停下车，放眼望去，山峦叠峰，山鸣谷应。其实，前庄离文水县城很近，中间就隔着这座山，当地人称红鸡毛山。

沿山路继续前行，一个转弯，视觉豁然开朗。前庄就这样展现在面前。村口两棵高大的老槐树相距不足十米，手牵着手，肩并着肩，守护着这个古老的村庄。槐树后面是一排倒塌的房子，屋顶已经没有了，门窗还在。坍塌的墙上躺着几根房梁。这里原来是庙座，因为它在村东，村里人都叫“东头庙”，后来改建成学校。前些年集中办学，学生没有了，村东口就剩下这座坍塌的风景，在这里见证着村里那些难以抹去的记忆。

站在老槐树下前看，顺着山坡层层叠叠



的窑洞，掩映在杏花和绿树之中，村前又是从丛松柏和层层梯田。走进村，一堵围墙处，有棵火烧过的半截古槐，通体黝黑，像是化石挺立着，上面落了只红腹雀鸟，在不停地鸣叫。两棵高大茂盛的柏树，从一个四合小院探出来，原本是村里的祠堂，后来大队部设在这里。路边，一个大碾盘四周几处是石砌窑洞，还有石砌的大门和围墙。碾盘旁有一古槐，主干上分为四枝，其中有两枝直插云天，而另外两枝俯身接地。槐树根部在石块中纵横交错，盘虬卧龙，粗壮有力，深根固抵。这里曾经是村里人的饭市，大家端着饭碗聚在这里谈天说地，碾盘上，树荫下笑声一片。

古槐西边是一座四合院，正房和西房保存比较完好。正房是三间两房的砖瓦结构，西房是三孔石砌窑洞。东房和南房已成废墟。墙壁上写“吉日甲午年秋八月初八再游前庄：旧事前庄赵姓家，百里香名布衣夸。一生医道山重转，针治百病赛佗华。——题神医赵升山”。字迹看上去笔酣墨饱，神气畅然，刚柔拙巧，雄劲有力。根据落款时间推算，应是2014年秋。是谁写的呢？落款写着“君思子”应该不是真名。为什么房主早已搬离，现在仍有人在怀念他们？

原来，这两间正房住着赵高山、赵升山兄弟俩。他们的母亲是交城大营村人，是祖传中医世家。赵升山学得一手针灸技艺，一生行医不收钱，救治了许许多多老百姓。而且很多疑难杂症在他的治疗下好转，挽救了一条条即将逝去的生命。他还给十里八村的乡亲免费接生，遇到大出血，他一针下去便止住了，乡亲们都称他是神医。

赵高山的大儿子赵有和1939年便参加革命活动，1940年加入共产党成为八路军武工队队长，是交文支队的重要力量。当时抗日政府驻扎在后山，因此前庄就成了抗日政府的前哨。在前庄的红鸡毛山上有一棵消息树，站在山上就能看到城门。放哨的人看见鬼子出城，便放倒消息树，八路军和老百姓就开始转移，前庄的群众常去后周山的山洞躲避。赵有和经常组织武工队除汉奸、炸



碉堡，前庄成了八路军的红色交通线。

一次，赵有和带领战友们去平川执行除奸任务，任务完成后他们又饿又累便在南徐村休息，突然被敌人发现，战友们跑出村沿麦田撤离，当时麦子不太高，他们只能弯着腰跑，只要一挺身，敌人的子弹就会扫射过来。一位战士牺牲时，把枪递给赵队长说，“枪不能丢下。”等到他们安全撤回前庄时，几位战士口吐鲜血，赵升山马上给他们治疗。

赵家西房安有一口大锅，武工队出去执行任务经常晚上回来，只要听到村东有狗叫声，便开时点火做饭。有的战士在赵家一住就是三年。有时武工队隐藏在山中，赵高山便一次次地给战士们送水送饭，赵升山给他们看病治伤。而赵家的亲戚中有的受到牵连被敌人杀害，有的被迫远走他乡。

赵高山、赵升山分别在1972年和1969年去世了，而曾任中共文水县委书记处书记的赵有和也于1979年去世了。随后，赵家后代都搬出了这个院落，迁到县城。然而带不走的是那些仁慈的善事和勇敢的故事，磨灭不掉的是人们发自内心的尊重和由衷的敬仰。

从赵家院落出来见一老农正在下地的路上，身后跟着五只牧羊犬。上去一打听同样姓赵，赵老汉告诉我们，村里当年是八路军根据地，后来出过4位县委书记都姓赵。其实，前庄几乎全是姓赵。而赵老汉所说的县委书记实际上是县级以上的干部。赵老汉布衣朴素，五条犬蹲下和我们拉话，五条犬是一条母犬和它的四个孩子，它们一会在老汉身边撒娇，一会相互嬉戏打闹。突然两犬恼羞成怒，两腿直立，张开大口开始较量，母犬连忙跑过去，一场决斗就此化解。

赵老汉热情地邀我们去他地里挖野菜，我们走近村前的梯田，梯田外远处绿色山野中，红色的泉泉寺清晰可见。这时，夕阳把绿色的梯田镶上了金边，一条一条的田埂犹如画家笔下的图案。梯田下一丛丛松柏郁郁苍苍，让你体会到前庄人的傲迎风霜，体会到前庄人的高风亮节。清代邑人郑立功曾写过一首《前庄村看栝子松》：不厌入山深，岭头栝自森。霜浓青凤舞，风动碧龙吟。跌坐淡尘虑，开樽浣俗心。愧无谢眺句，胜概独追寻。

是啊，前庄值得记忆的不仅有这些山和树，还有那些人和事。

今孝义市有一种说法，贞观元年，房玄龄举荐割肉奉亲的邑人郑兴给李世民，所以更名永安县为孝义县。房玄龄任职汾州西河郡隰城（今汾阳）尉的时间是在隋代，贞观元年房玄龄已经离开汾州十几年，时任汾州刺史为萧颢。

《贞观政要任贤》记载：“房玄龄，齐州临淄人也。初仕隋，为隰城尉，坐事除名，徙上郡。太宗徇地渭北，玄龄杖策谒于军门，太宗一见，便如旧识，署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玄龄既遇知己，遂罄竭心力”。

房玄龄（579年—648年）十八岁考中进士，时在隋代开皇十六年，《旧唐书》记载任职羽骑尉，《贞观政要》记载为隰城尉，推定《旧唐书》记载不确。县尉，仅仅是县令的佐官，是很小的职位，分户曹、法曹二人，根据羽骑尉的记载来看，房玄龄在隰城县分管法曹事务。从成为进士到隋朝灭亡二十年时间，估计房玄龄任职隰城尉时间很长，其任职也不是十分顺利，犯了错误，最后被除名了。大业二年隋炀帝修建汾阳行宫，房玄龄大概此后即离开西河郡隰城县，迁居到上郡居住隐身，坐观天下变化。唐太宗略地渭北，设渭北道的时间是义宁元年（617年），那时房玄龄已经接近四十岁，从上郡南下前往军营拜见李世民，被任命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成为李世民的幕僚。

《元和郡县志》孝义条记载：“贞观元年以县名与涪州县名同，改为孝义，因县人郭兴有孝义，故以名焉”。郭兴后世传为郑兴，大概因为郭、郑两字传写之讹误，今普遍接受郑兴之说。而无论郭兴还是郑兴皆缺乏事迹传记，只能根据传说编写一些故事。

其实，改朝换代之际，地名变化十分普遍，如唐初即改西河郡为浩州，武德三年改浩州为汾州。贞观元年，唐太宗划分全国为十道，自然对县名重复问题进行梳理。唐代更改县名需要经过什么程序，根据今天隶属民政部来看，古代大概隶属户部。推断首先是户部官员发现国内有两个永安县，提出改名建议，自然征求朝廷和地方意见，至于是谁主张改孝义的，史料没有记载。至于最后谁批复的，当时的中书令房玄龄和皇帝李世民是否亲自过问了此事，也没有记载。贞观元年汾州守为萧颢，属县改名自然要参考萧颢的意见，巧的是孝义、萧颢发音完全相同，或许萧颢发挥了更主要的作用。

贞观元年，房玄龄为中书令，户部出台的县名更改计划，中书令最后签字批复。房玄龄在隰城县生活了好长时间，对邻县永安县应该熟悉，给予更多的关注倒是可能的。况且，房玄龄在汾阳被除名西逃上郡，难免也接受过地方人士的帮助，假如房玄龄与郭兴交往，知道他的为人，有意表彰一下郭兴或者郑兴，而定县名为孝义也是可能的。笔者在2011年一次会议上断言郑兴的孝子故事被朝廷获知很可能与曾经任职汾州隰城的房玄龄有关，但是，注意隰城不是隰州，隰州乃今日隰县，隰城乃今日汾阳。



唐代改名孝义县与房玄龄有关系吗？

□ 吕世宏